



MG
K827.6
65



總理傳記目次

事略一、	一
事略二、	三
一、學生時代之革命運動	三
二、初期的挫折	四
三、三民主義之發端與庚子年之失敗	五
四、同盟會之成立	六
五、失敗十次以後的成功	七
六、辛亥革命中的努力	七
七、爲革命方略不行而讓總統	八
八、南北議和至二次革命	九
九、中華革命黨	一〇
一〇、護法的奮鬥	一〇
一一、黨之改造	一一
一二、與帝國主義之奮鬥	一二
自傳	一三
年表	一三

一、節錄吳稚暉所著中山先生革命的基礎中所附之中山年系……………三二

二、節錄徐民所編中山先生大事年誌……………四七

著述要目——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戴傳賢記……………五二

中國革命史

一、革命之主義……………五七

二、革命之方略……………五九

三、革命之運動……………六一

四、辛亥之役……………六三

五、討袁之役……………六五

六、護法之役……………六七

七、結論……………六八

總理傳記

事略

(一)

孫中山先生諱文，字逸仙，籍廣東香山，少肄業廣州之博濟醫學校，識豪士鄧弼臣，鄧與會黨有舊，先生之得以主義輸入草野豪俊間率以屢起革命軍者，蓋自此始，在博濟學校一年，以香港地較自由，便於鼓吹，改入香港之英文學校，得同志漸衆，尤日多與共者，爲陳少白，尤少紉，楊鶴齡，陸皓東諸人，及卒業，在澳門廣州託名行醫，開始作革命運動，繼與陸皓東遊京津武漢，窺清廷虛實，甲午戰後，人心奮厲，先生謂有機可乘，乃赴檀香山及美洲籌款，未幾，上海同志宋耀如等函促先生歸，謀襲廣州，事洩，陸皓東殉之，此則爲民國紀元前乙未九月九日也，旣乃渡日本，令鄧士良還國布置，陳少白留日，已則赴檀香山，推廣與中會，復赴美洲，以民族主義指導洪門會館中人，衆皆翕然，由美抵英，爲使館誘捕，賴其師康德黎營救出，遂留歐考察其政治風俗，探治適之真，而倡三民主義，時以留歐華僑不多，復歸日水，與犬養毅，宮崎寅藏等，一見如舊，命史堅如入長江籠絡會黨，於是長江閩粵之會黨合併於興中會，革命之聲勢益壯，庚子事起，命鄧弼臣入惠州謀發難，史堅如入廣州謀響應，已則由香港入內地主持之，事洩，爲港英吏所阻，折入台灣，一方令鄧即日起師，鄧師遂起，轉戰於龍岡淡水等處，有衆萬餘人，彈盡藥竭，功不果成，日本同志山

田良政死焉，同時史堅如謀炸清兩廣總督德壽不成亦死，但事雖敗，民意漸傾向於革命矣，時各省盛遣學生留學日本，有志者皆投身革命，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內地風起雲湧，上海章太炎，蔡子民，鄒容等，亦創蘇報，革命之聲遂徧於全國，是時先生營一至安南，識華商黃龍生等，其後欽廉河口諸役，得其資助者頗多，既復作環球遊，至日本，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來會，嗣是開第一次會於北京，開第二次會於柏林，開第三次會於巴黎。此爲革命同盟成立之始，乙巳之秋，開同盟會成立大會於日本之東京，定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國中，並命廖仲愷往天津，黎仲實在兩廣，胡毅生往川滇，喬宜齋往南京，南京武漢之新軍，因有趙伯先，劉家運，之接洽，多數歡迎，事爲張之洞偵悉，劉家運等殉之，同盟會既成立，一方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一方入內地實行革命，乃有丙午萍醴之役，清廷懼甚，要求日政府逐先生，先生乃復至安南，分途猛進，乃有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河口之役，敗後先生至新加坡，作第三次環球遊，以國內事委黃克強，胡漢民，己則爲之籌畫籌款，廣州新軍之變，先生在美之三藩市，聞耗乃復東回，再折赴美洲，而同志在港學者，集全部之力以猛進，成三月九日之壯舉，武昌起義之夕，先生在美國哥羅拉多省之華典城得同志告捷電，乃啓程回國，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清廷退位，讓大位於袁世凱，宋教仁被戕，袁氏叛形露，乃起討袁之師於蘇，贛，皖，粵，諸省，袁死黎繼，違法解散國會，復起師護法，組織護法政府，南京詭和，法統既絕，被舉爲非常總統，就職於廣州，陳炯明等叛變，暫離廣州，及陳等潰逃，乃復入粵就大元帥職，討賊救國，改組中國國民黨，發布宣言及黨綱，曹吳既倒，先

生以爲和平統一可期，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並親赴北京，冀促其成，不圖國是未定，竟以病殞，嗚呼，此乃世界之不幸，尤中國民族之不幸也，先生好讀書，於學無所不窺，雖在危急中，不廢卷冊，而記憶融會，超越常人，其經濟略見「孫文學說」，「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諸書於中西學術之貫通，工商交通之計畫，皆非他人所能學語，至其演說詞累累十萬言，已先後流布國內外，誠救國之藥言也，先生享年六十，無遺產，有賢子女，國人尊之曰國父，示紀念弗諼焉。

(11)

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三民主義的發明家，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於十四年（西歷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點三十分鐘，與世長辭了。先生拋棄了在四十年中間一天不能忘記的全中國國民，先生爲全中國國民的幸福與利益，致力於國民革命，經過了四十年的艱苦奮鬥，到現今尙未成功，然而竟因奮鬥的勞瘁，不能眼見中國革命之成功，便病歿於北京的旅邸了，這是對於我們民族的前途，一個如何不幸重大的損失啊，爲要使讀者對於先生的生平有所觀感，特簡略敘述其行狀如下。

一 學生時代之革命運動

先生諱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人，在乙酉（光緒十一年即西歷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時，先生在廣州博濟醫學校習醫，因爲看見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日甚一日，認定要救中國，非傾覆腐敗的滿清而建立民國不可，那時候孫先生不過二十歲，還在學生時代，但是已經開始把

解放全中國民族的責任放在自己肩上，在博濟校中，先生結識同學豪士鄧弼臣先生，宣傳其投身革命，鄧所交納多江湖之士，權然允為羅致以聽先生之指揮，逾一年，先生因為香港英文醫校學課較好而較自由，改到香港讀書，數年之間，在學課餘暇，都盡力於鼓吹革命，往來香港澳門；放大厥辭，無所忌諱，那時還祇有三四人信服先生，日常討論革命的問題，多數交遊，則以先生等所言為大逆不道，呼先生與香港三友人為四大寇，大家不敢相與接近。

二 初期的挫折

到先生畢業以後，在澳門廣州兩地託名行醫，開始作實際的革命運動，一面派人聯絡當地會黨防營，而先生自己則遊歷京津武漢，親察各地形勢，甲午中日戰爭時，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更甚，先生的革命心亦越堅，先生於是到檀香山，美洲等地方，創立與中會，想中華僑的幫助，然因風氣未開，這種事情除得少數人贊助外，不能有大的效果，甲午戰敗以後，清廷的腐敗盡露，人心大為搖動，先生趁此回國，在香港設乾亨行，在廣州設農學會等機關，先生往來於其間，以籌畫襲取廣州，這經過半載的慘澹經營，然而後來為運手槍六百餘桿被海關搜獲，事機破露，被殺與入獄的七十餘人，事敗以後，先生還在廣州，過十餘日才脫險到香港，東渡日本，斷髮改裝，重新到檀香山謀推廣與中會，那時雖有敬仰先生之實行革命而入會的，舊同志亦多因廣州事之失敗而心灰意冷的，多數人仍不甚肯熱心贊助，先生遂決計到美國去聯絡華僑，美洲華僑比檀香山多數倍，然風氣更閉塞，先生從太平洋東岸三藩市登岸，橫過美洲，一直到大西洋西岸紐約市，中間所經地方，每處或留數日，或留十

數日，痛切說明要救祖國非人人負責從民族根本改造不可，然而這種話對於多數人仍舊毫無功效，每一處信從的人不過幾個或十幾個而已，美洲華僑多立洪門會館，洪門本是明朝遺老所創立的反清復明的秘密團體，然而歷時既久，華僑多忘其本義，先生與一般同志在美鼓吹數年，始漸有覺悟的，然這不過是初期播種工夫，還說不上於革命有甚麼大的影響，先生離美赴英，這時清廷已很注意先生行動，於先生一到倫敦，即由使館拘捕住了，後經先生受業師康德黎營救，始得釋放。

三 三民主義之發端與庚子年之失敗

先生從倫敦脫險後，在歐洲考察政治，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間，所聞所見，殊多心得，先生既知歐洲國家雖名富強，人民仍舊還是痛苦，於是想為中國謀一個一勞永逸之計，把民生問題，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這便是先生三民主義之發端，先生既抱定三民主義，因要促成中國的革命，決捨歐洲而到與中國相近的日本，以便通消息而籌畫一切工作，那時日本的華僑仍舊畏懼革命；反對革命反對共和的保皇黨亦發生了，所以肯投身革命的還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數，內地的人更怕聞革命排滿等話，一切運動的進行都十分艱難困苦，先生乃命人到香港，辦鼓吹革命的中國報，一面在長江與香港聯絡會黨，不久便有長江會黨與兩廣福建會黨合併於興中會的事，庚子年八國聯軍，又激動先生民族革命的思想，派人到惠州，廣州，一帶起事，自己亦想從香港潛入內地，先生到香港時，又被人告發了，香港政府不許上岸，於是從日本轉到臺灣，想潛渡入內地，但這個計畫又受日本新內閣總理伊藤氏所破壞了，惠州，廣州，的起事遂都歸於失敗，這一次失敗，是與以前廣州搜獲手槍的失敗

，情形顯然兩樣的，當初次失敗時，舉國目先生爲大逆不道，凡相接觸的都視爲毒蛇猛獸而不敢與接近，但是這一次很少聽見謾罵的話，有識者甚且爲之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這已經可見中國革命思潮之進步了。

四 同盟會之成立

庚子年以後，清廷允諾對外賠款本利九萬八千萬兩，加增人民很重大的擔負，以求苟容於帝國主義之下，這使人民生計日蹙，國勢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漸次都傾向於革命，這時各省所派留日學生都很熱烈的研究革命問題，國內外演說辦報，鼓吹革命排滿的人漸多，廣州，湖南，且有舉義之事，華僑亦漸受革命的影響，先生在此時到安南一行，又從日本檀香山到歐美各國，以結納同志，宣傳主義，那時各地留學生，對於先生的主張多表同情，於是在比利時京城開第一會，加盟的三十餘人，在柏林開第二會，加盟的二十餘人，在巴黎開第三會，加盟的十餘人，在東京開第四會，加盟的數百人，除甘肅無留學生以外，十七省都有人加盟，這便是革命同盟會的開始，不過那時還諱言革命，所以祇簡稱爲同盟會，先生那時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在先生不過欲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還未敢望革命排滿之事及身便可以成功，到乙巳歲（光緒三十一年即西歷一九〇五年）秋季，在東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會，始信革命大業不久可以成功。乃規定中華民國之名稱，使黨員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一年之間，各省成立支部，加盟的逾萬入，同盟會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革命思潮徧滿全國，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鉅起事，這是影響之最著者，丙午年同盟會員自起義師於萍醴一帶，與清兵苦戰。同志紛紛回

國從軍，事敗囚殺多人，此後革命風潮更鼓盪於全國，清廷與日本交涉，遂先生出日本境外。

五 失敗十次以後的成功

先生由日本到安南，謀在潮州。黃岡，惠州，欽廉，河口一帶起事，當時毀家助餉的人漸多，同志亦奮鬥不倦，然而屢次都失敗了，先生不能居處於接近中國的地方，於是把國內革命的事委託於黃興，胡漢民先生，自己到外面去募款接濟革命的進行，庚戌年（宣統二年即西歷一九一〇年）又有同志在廣州起事，先生在美洲聽見，折回東方，過日本爲警察偵知，不許留住，於是到檳榔嶼約同志商議進行方法，這時同志因爲屢遭失敗，頗覺失望，亡命南來的人又很多，生活費都不易供給，先生再三勉慰，告以先生從前之失敗，爲舉世所棄，比今日困難百倍，今日革命風潮已盛，華僑思想已開，但有計畫有勇氣，先生可擔負籌畫的責任，當時即招集當地華僑同志，勉以大義，一夕籌款八千有奇，又令各地同志分到各埠募捐，數日得五六萬元，那時荷屬南洋各地不許先生入境，英屬與暹羅又先後驅逐先生，東亞及南洋一帶，遂無寸土可以爲先生立足之地，先生祇得再遊歐美，到美之日徧遊各地，勸華僑捐資革命，樂從之人很多，於是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均殉其難，先生自進行革命至此，十五六年之間失敗十次，然絲毫不覺餒怯；更派同志轉謀武漢，於是有雙十節之武昌起義。

六 辛亥革命中的努力

武昌起義，本是一般同志因爲機關破壞所以冒險舉事，原本不料到革命便因此可以成功

，然而舉事後：因爲先生倡導革命運動聲勢之浩大，滿清文武官吏均張皇逃遁，各省同志不約而同的紛紛響應，不數月遂有十五省的光復，武昌起義之次日，黃克強先生電請先生匯款應急。但無可設法，擬電令勿動，及閱報知武昌已被同志占領，欲潛回親與革命之戰，然因要盡力於外交方面，以博得各國民間的同情，故亦不果行，先生於是由美赴英：途中電勸滿清粵督張鳴岐獻城降，命同志保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時，請英政府停止滿清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滿清，並取銷各處英屬政府放逐令，均得允許，到法國亦大得朝野歡迎，回國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未定，各省代表選先生爲臨時總統，乃頒布國號爲中華民國，先生的革命事業，於此告一段落。

七 爲革命方略不行而讓總統

先生奔走革命之時，曾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鑑其利弊得失，規定了一種革命方略，先生分革命進行時期爲三，第一是軍政時期，用軍法打破滿清的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解脫奴隸之不平，洗淨鴉片之流毒，破除風俗之迷信，廢去釐卡之阻礙，在此以後，第二是訓政時期，施行約法，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展，以一縣爲自治單位，在訓政期間，要掃除縣之積弊，使過半數人民了解三民主義歸順民國，清查人口，釐定戶籍，辦理警察衛生教育道路各事，各縣已能完全自治的，可選舉代表組織國民大會，制定五權憲法，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都對國民大會負責，第三是憲政時期，那時實施憲法，各縣人民有普通選舉，創制，複決，罷官之權，一國政治則選國民大會代表執行之，先生於民國元年，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當時同志

以先生理想太高，多不贊成，先生曉諭再三，卒無成效，先生因同志的革命成功之後，多不守革命信誓，不從領袖主張，結果至多不過以新官僚代替舊官僚，於國於民毫無所補，且其時財政支絀，在在掣肘；先生於是萌退志，允諾和議，甘讓總統，自此先生捨政治而從事實業，研究實業建國計畫。

八 南北議和至二次革命

南北議和以後，先生主張要袁世凱到南京就職，民國遷都南京，不許袁世凱以清帝退位之詔爲袁氏組織共和之證據，要求袁氏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但當日同志未見及此，不表同意，遂讓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養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當時先生退職，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暫時不干涉政府事務，然同志又以爲空涉理想，擴大同盟會爲國民黨，爭政治上的勢力，時取干涉政府用人行政態度，遂使袁氏得以挑撥國民之惡感，先生爲欲解除猜疑親赴北京與袁氏會晤，通電表信任之意，然同志對於袁氏之惡感已深，遂有袁氏暗殺宋教仁之事，宋案以後，先生知袁氏之終將叛國，擬利用人心之憤激，外聯日本，速舉討袁之師，然因同志不敢先發制人，欲靜待法律解決，遷延日久，坐失時機，五國借款，袁氏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反對之聲舉國若狂，先生主張速興問罪之師，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五國銀團已因先生忠告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了，然而先生令廣州上海獨立，同志猶豫不決，海軍自願宣告獨立，亦爲同志所阻，北軍來滬，亦未能邀擊不使登陸，於是袁氏得利用善後借款，以購軍械，充兵餉，購買議員，賞奸細，籠絡海軍，陸續運北兵南下，等到袁氏布置周到，取銷國民黨各督軍，那

時各省才起討袁之師，自然已經遲了。

九 中華革命黨

討袁軍失敗以後，國內壓迫極大，同志多頹喪不振，先生知袁氏將帝制自爲，重興組織中華革命黨，散布黨員於各省。提倡反對帝制，於是袁氏帝制未成，而反對的人心已備，帝制一發，全國便起而撲滅之了；先生因同盟會變爲國民黨後，範圍雖見擴張，然精神全非，分子複雜，官僚敗類混雜其中，以致內部意見紛歧，一無成就，所以改組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先生決意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的面目，加以嚴格訓練，黨員須立誓服從先生命令，以求黨內之一致，那時雖黃克強先生等不表同情，先生爲中國革命的前途，認這種改組是必要的。

十 護法的奮鬥

袁世凱帝制失敗以後，不到一年，又有段祺瑞毀棄約法解散國會的事，中間間以廢帝復辟，民國不絕如縷，於是有西南護法的事，先生對於臨時約法，因爲他與革命方略相背馳，本是不滿意的，但爲防反革命派軍人違反民國，仍不得不奉臨時約法使之服從，以爲服從民國的証據，於是民國六年秋，先生率海軍赴粵，國會開非常會議，舉先生爲大元帥，以護法號令西南，西南將領雖有陰持兩端不受約束的，然不敢有異議，七年五月先生因軍閥反對，辭大元帥職，非常國會又舉先生與岑春煊，唐紹儀，陸榮廷，唐繼堯等，七人爲軍政府國務總裁，先生即日提出辭職書，離粵赴滬，先生在滬，努力於宣傳事業，命同志辦建設雜誌，七年冬，先生發表孫文學說，說明行易知難之旨，以矯正不注重研究宣傳，而視先生所言爲

理想空談之弊，此時正值歐戰初畢，先生欲利用戰事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無損主權之條件，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因著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致各國政府，所言規模宏大，經緯萬端，非卓有研究者不能道一語，（即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篇）然歐戰一息，各國均懈弛無遠謀，遂致未能實現，民國九年，西南軍閥內部播武，對於護法無誠意，已爲人所共見之事，先生通電廣州軍政府無效，十月岑春煊陸榮廷等投降北廷：被陳炯明等軍隊所逐，十二月先生通電在廣州重開政務會議，次年再被選爲大總統，舉兵北伐，此時陳炯明雖係同志，在廣州甚爲攪權跋扈，不願贊助先生之北伐計畫，故北伐軍已入廣西，先生親赴桂林視師，而半年之內，陳氏不肯供給一粟一彈以爲補助，先生盡力曉諭，勉與周旋，然陳氏頑梗不化，不得已於十一年四月回師謀改道北伐，並免去陳炯明官職，仍命北伐軍道出江西，時北方吳佩孚已逐徐世昌，黎元洪復任總統，自號法統重光，盛唱廢督裁兵之說，先生主張懲辦破壞約法罪魁，實行兵工制，以試探北廷誠意，陳氏免職以後，峻部下叛變圍困礮擊公府，幸先生見機先出，得免於難，八月先生見廣東軍事已敗，返上海，發表宣言，主張當使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實施工兵計畫，發展實業，尊重全民政治，不容軍閥假託陰行割據。

十一 黨之改造

先生鑒於中國之日趨紊亂，以積年之經驗，知仍須努力於整頓黨之組織，以繼續革命之事業，十二年一月，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說明今日清廷雖覆，中國竟陷於列強殖民地之地位，仍有再申民族主義，以勵行普及教育，力圖改正條約之必要，對於階級選舉之代議制度

，認為非民權之真義，主張實行普通選舉，直接投票，確定人民種種之自由權，對於民生方面，主張國營實業，平均地權，改革貨幣，除去障礙農工婦女之權利，二月陳炯明失敗，先生復到廣州任大元帥職，謀繼續北伐，北伐之事，因陳氏東江殘軍之掣肘，始終未能成功，先生於治軍餘暇，刻意謀黨務之改進，十三年一月，復召集國民黨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布改組宣言，此次宣言，說明中國政治經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真象，指摘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商人政府派之錯誤以證明，祇有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生路，宣言解釋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在於一求中國民族之解放，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一求中國境內各民族平等，以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民權主義在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惟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的，無論團體或個人，不容其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民生主義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對於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應努力求其參加國民革命運動，故國民黨於農工運動，必以全力助其發展，以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勢力，自此宣言發表以後，海內喁然向風，革命的國民踴躍加入國民黨，一般國民運動亦因有國民黨同志主持或參加，大有蓬蓬勃勃之進步氣象。

十二 與帝國主義之奮鬥

十二年冬，因先生提取粵海關餘款，英美派艦壓迫，先生堅持不讓，大得國民同情，影響所及，國民漸都知道收回海關主權對於中國民族獨立前途之重要，十三年七月，粵人反抗英領所公佈沙面苛例，英領請求干涉，據理駁斥，英領憤恨，因暗助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謀

以商團推翻粵政府，先生查獲商團私運槍械，截留不發，陳伯廉峻商店罷市，英領通牒謂先生如擊商團，英海軍當以全力對付，先生大憤，對於首相提出抗議，十月卒壓服商團，先生在粵盡力於革命之宣傳，軍政餘暇，輒到處演講，並於廣州大學爲系統的三民主義講演，現均刊有專書，先生努力促進工人農夫之團結，在粵提倡工會，農民協會，農民講習所，工團軍，農民自衛軍，先生之所爲，於帝國主義，軍閥，奸商，及特剝削工人農夫的地主劣紳不便，因造作謠言，謂廣東將實行共產，先生知中國在列強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欲求解放，非聯合一切反帝國主義之國家不可，故於蘇俄保持親善關係，這更使造謠的人取爲國民黨已經共產化的證據，然而先生爲中國民族獨立自由之革命屹然不肯搖動其主張，北京政變以後，先生採倡召集人民團體，開國民會議，以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在中國政治上之勢力，並親自北上，代表全國人民以爭求其實現，過上海與日本時，演說均述反帝國主義之旨，帝國主義國家爲之震動，至於請以速開關稅會議爲緩和之計，先生到津臥病，猶力疾赴京，此時因段祺瑞已召集軍民官吏代表之善後會議，先生主張善後會議亦須參加人民團體代表，且於此會議中不得討論國家根本問題，以防利用此項會議強奸民意之弊，先生到京後，病益劇，中西醫士均束手無策，延至三月十二遂溘然長逝，享年六十歲。

自傳

——此篇爲先生所著之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章，所言皆先生經營革命歷史，蓋自傳也。——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與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採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尙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詞，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而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爲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也，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鄧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的英文醫學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

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授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爲太過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時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鄧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鄧士良，并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澹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已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

中國有史以來爲其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鄒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攷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長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徒，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遊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

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迹，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穢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尙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至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

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尚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攷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尤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毅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毅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

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及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予俟之革命黨史也，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往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羣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

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祇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祇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事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銷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鄧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并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鄧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遠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鄧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則臺灣總督兒玉頗贊成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

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攻撲新安深壟之清兵，盡得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効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畫，乃爲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鄧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鄧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集合之衆已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當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鄧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沈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呪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蔑視爲毒蛇

猛獸，而莫敢與吾之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有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禹在學生青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戴元成，沈軒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爲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賴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賴美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爲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託以在東物

識有志學生，結爲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行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藥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

以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於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事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舶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

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合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于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漢，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畫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衆，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也者，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爲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爲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稍有緩却，則多痛哭流淚，以爲求死所而不

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獨惜萍鄉一舉，爲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而萍醴之師敗，而劉道一，甯調元，胡英，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因或殺者多人，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更爲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京，亦不能久爲沈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畫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

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以贊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一面派蒼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文通甚爲便利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

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紳團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爲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

欽廉計畫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佔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衆據三礮臺，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衆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爲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爲予第六次之失敗也。

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爲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

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衆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爲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爲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衆，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爲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

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爲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爲予第八次之失敗也。

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到埠之日，爲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衆，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而祇視爲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會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

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精衛頗爲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提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即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却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委託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遊，專任籌款，以接濟革

命之進行，後克強，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枝崗，爲敵截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

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爲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檳榔嶼，約伯先，克強，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却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余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祇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衆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餘資以爲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携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曷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釀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計畫既定，予本擬徧遊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遂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

，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徧遊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爲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

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爲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爲甚，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儻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礮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申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擊獲三十餘人，時胡英尚在武昌獄中，聞耗，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而礮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彼等名冊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拿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爲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蔡濟民等率衆進攻開礮轟擊督署，瑞澂聞礮，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礮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礮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發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團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

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當，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儻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尙留武昌者，祇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就武昌之新軍，尙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方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復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神疲倦，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

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飢，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鋪，便購一報携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爲革命黨佔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復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即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尙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治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被政府民間皆尙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尙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鍼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爲我成敗存亡所係者，厥爲英國，儻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爲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愼密，避却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哥時，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

圖粵急攻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勸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威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議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託維加砲廠總理爲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祇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爲最懇摯，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尚未定也，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選舉予爲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爲中華民國，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采用陽歷，於是予三十年

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

年表

——節吳稚暉所著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基礎中所附之中山年系——

在年系前有當說明者。

(一) 中山先生未出世之前，彼所生長之漢族，已為同洲滿族管領者二百餘年，但經洪楊之變，滿族威權，既已墜落。

(二) 西方別洲異族，又在彼出世前之一二百年中，積漸東侵，西北則俄羅斯帝國甚囑張，南部葡萄牙等亦紛集，而最勁者則為英吉利，在中山先生墜地之二十餘年前，鴉片煙戰爭一起，中國開始有洋禍，實則英人侵略世界之帝國主義，亦適在其先後，大告成功，故當時俄國等之帝國主義之仍為自古留遺的未成熟者，惟有英人的帝國主義，乃十分圓滿，至今足為一切帝國主義之總護法者也。

(三) 然在中山先生出世前之百年中，適再前數十年法國盧梭等鼓吹之民權主義忽實現，美洲先獨立，法國繼之以大革命，雖到中山先生出世前後，甚慶意大利統一，比利時獨立，日本維新，皆不脫帝國主義之臭味，而反帝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工會主義，種種社會主義，亦遂隨著中山先生同做兒童，同臻壯健，至中山先生將瞑目之先，竟使我之

舊敵俄羅斯，變為反帝國主義之領袖者，世變之急，如是如是。

因此三條之世變，遂使中山先生初不屑驟摧朽腐之滿洲，惟望革新而制夷，從而知革新非先排去障礙之滿洲不可，從而知徒然革新，若止效法意比日本，適落帝國主義之漩渦，而以暴易暴，於是知圖徹底之改革，非與世界反帝國主義者携手，自帝國主義下之軍閥倒起，倒至帝國主義之最大謬法，革命方算成功，此則中山先生易簪時，一切宣言大綱等，燦然明備之所由留遺也。

丙寅 清同治五年，西一八六六，中山先生一歲。

生於是年十月六日，在香港縣之鄉間（別傳作七日誤）洪楊軍被銷滅才三年，英法聯

軍入北京焚燬圓明園剛過六年。

丁卯 清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二歲。

戊辰 清同治七年，西一八六八，三歲。

己巳 清同治八年，西一八六九，四歲。

庚午 清同治九年，西一八七〇，五歲。

普法戰爭 法國最後共和成立。

辛未 清同治十年，西一八七一，六歲。

壬申 清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二，七歲。

癸酉 清同治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八歲。

甲戌 清同治十三年，西一八七四，九歲。

乙亥 清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十歲。

丙子 清光緒二年，西一八七六，十一歲。

丁丑 清光緒三年，西一八七七，十二歲。

以前曾從美教士克爾習英語。

戊寅 清光緒四年，西一八七八，十三歲。

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講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旋赴夏威夷入耶穌學校。

己卯 清光緒五年，西一八七九，十四歲。

庚辰 清光緒六年，西一八八〇，十五歲。

辛巳 清光緒七年，西一八八一，十六歲。

由夏威夷回國，尋入廣州協濟醫學校，在校識鄒士良弼臣，與談革命，士良悅服。

壬午 清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二，十七歲。

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識陳少紉，尤少白，楊鶴齡，陸皓東，與陳，尤，楊，朝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為四大寇。

癸未 清光緒九年，西一八八三，十八歲。

甲申 清光緒十年，西一八八四，十九歲。

是年中法啓釁於廣西安南間。

乙酉 清光緒十一年，西一八八五，二十歲。

自傳曰，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

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據此，先生畢業香港醫校，懸壺澳門廣州，在此年也。

丙戌 清光緒十二年，西一八八六，二十一歲。

丁亥 清光緒十三年，西一八八七，二十二歲。

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者，誤也。

戊子 清光緒十四年，西一八八八，二十三歲。

己丑 清光緒十五年，西一八八九，二十四歲。

庚寅 清光緒十六年，西一八九〇，二十五歲。

辛卯 清光緒十七年，西一八九一，二十六歲。

壬辰 清光緒十八年，西一八九二，二十七歲。

癸巳 清光緒十九年，西一八九三，二十八歲。

自傳曰，「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香港兩地，爲革命運動之開始，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精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又別傳云，「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耄辭。」據以上兩說，先生遊武漢及京津，但知在甲午前，未能定在何年，終之自二十歲至二十八歲，除遊武漢京津外，終在澳門及廣州運動革命，自傳所謂，「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者，即指此等年也。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四，二十九歲。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云，「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出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爲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云云也。郵書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分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載該書矣，又此書首言「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邸，必不作此開端，則別傳冒險晤李之說，必係傳聞之誤，其書又云，「文生二十有八年矣」乃以西法計算。

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該會宣言及章程見後）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乙未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三十歲。

清兵既敗，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歸國，乃偕鄧蔭南等三五人同歸，開乾亨行於香港，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自主之，設農學會於廣州，陸皓東，鄧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九日因運械不慎，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陸皓東與丘四，朱貴全，死之，被捕七十餘人，程璧光之兄奎光與焉，瘦死獄中，此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十餘日先生從間道至香港，與鄧士良陳少白同至橫濱，少白留日，士良回華，先生再去檀島。

康有爲者，長先生數歲，甲午以前名祖詒，止以談公羊，作孔子改制考等，稱怪於八股士人中，（彼著長髯，自號長素，即比素王爲長，取賢於孔子之義，後乃割髮戴孔，便於保皇，已非其本來面目矣。）甲午中舉人，乙未與其徒梁啓超（梁中舉在其師前）同在北京會試，康草一書論改革救亡，徧傳各會館簽名，即所謂公車上書是也。是年康中進士，康之活

動於政治舞臺，自此上書始。

自此年始，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謀亂如洪秀全，官書報紙皆稱「孫汶。」視與強盜囚徒相等，康有爲則舊日險怪之名頓銷，羣目爲愛國志士。

丙申 清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八九，三十一歲。

先生在檀島，推廣興中會，進行遲滯，乃至美洲住有華人各處運動，惟美洲華僑之風氣閉塞，比檀島尤甚，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埒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已大觸清廷之忌，陰歷八月由美至英，遂爲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幸在檀島渡美時，遇見香港醫校之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知其倫敦住處，先生在使館賄侍者，投書康氏，康氏乃爲之發布於報紙，促英政府之注意，英政府乃強公使龔照璦釋出，按龔照璦，有人作龔照璦，誤也，照璦曾爲上海道，後充駐英使者，照璦乃其弟，中日戰爭時在旅順失機下獄幾死，先生被囚英使館，乃光緒二十二年之事，別傳載之於二十三年後亦誤，此事有先生自著之英文「英使館遇難記」亦有譯本，特所譯姓名亦有誤，最近曾爲荷蘭公使之吳宗濂，當時彼爲龔使隨員，曾與龔姪今內務部總長心湛，同奔走於預備雇船解送先生回國等事，吳有隨照筆記，曾記此事，今錄吳記中記事一通於下，略窺當時官樣文章，亦一趣聞也。

吳記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令，確查該犯行蹤，並飭電知龔星使，撥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因，附並節略，叙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

久，神志甚清。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婉詞英外部，擬撥香港及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以二約祇能行爲於南，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意代拿，必爲刑司駁阻，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湛，乃僱包探赴黎花攔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文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場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及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四等翻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鐫有英文拚切之孫字，刺史恍然，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粵商。刺史欣諾，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初五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會客廳，簽押屋，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枉顧弟房乎，孫曰甚好，遂隨轉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前引導，先入預備之空房內，作開門待客狀，鄧指曰，此即弟房，請君先進，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即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電，捉拿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到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講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車換章，謝邦清，造鐵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英所知，至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言惟有專雇一船，徑解粵省，否則祇可釋放，派探密跟，聽其所往，請示祇遵，此電去後，總署無復電，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

免有痕迹，仍無復電，時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李夜報忽刊其事，不直署所爲，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鄧刺史力辨其無，馬參贊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爲使署拐騙監禁，譁然而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爲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署門口，自朝至於日中晷，聚衆至百數，英外部沙侯聞此消息，即東請參贊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約，經會前大臣議而未成，刻既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即日開釋，馬參贊諾諾連聲而退，急即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刻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蓋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西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中國之教化毫無，十八日接總署要電，內稱，僱船解粵甚是，電款六千餘磅，即令匯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爲英廷索去，無可挽回，當即據實電復，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著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律繳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毫獎賞，嗣孫復許酬英金五百磅送一密信，並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即康德黎）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和作不平鳴，致貴署不能不將孫文釋放，島勝悵悵，馬參贊當時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當送官嚴辦，予是以照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如，痛斥馬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日報，徧謝英廷，英報，英民，文過飭非，傾動衆聽，英國議

辦之不明事理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里，幸沙侯相顧全大體，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聞見，得以怡然養病，更幸外部允照星憲照會中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咨報總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奸僕，以孫文所酬止有英金二十五磅，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輾轉竄匿，涵迹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即藉此得以謹安，則我星憲龔公之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尙其鑄像以祝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追識於漢臬鐵路局之卒隱廬。」

吳挹青先生雖詞氣不大客套，然知孫文回華，東南半壁，不得譴安，不可不謂能識英雄於未遇時，我們在公園社稷壇大殿見龔仙舟先生代段執政對殭臥之孫文，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想見其得意，然畢竟吏部尙書變了內務總長，頭銜不華貴了許多，還是孫文作祟，一笑。

先生見釋後，即客居英倫。

是年國內在四五月間，康有爲歌動了張之洞，立起一個強學會，然因發刊一強學報，上題孔子降生二千幾百幾十年，張之洞駭得屁滾尿流，連夜禁止發行，七月康之弟子梁啓超，麥孟華，徐勤等，始出時務報雜誌於上海，時人大歡迎，梁啓超之名，始爲國人認縣。

丁酉 清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七，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英倫。

梁啓超之時務報益風行於時，尤令時人愛讀者，未附李維格所譯之福爾摩斯包探案，莫

不詫爲新奇。

是年北洋學堂已開，總辦王修植，一通品之翰林，與候補道嚴復，孫寶琦等，在天津侯家後妓寮煙榻上縱談中西學問及時事，其後杭州夏會佑亦在津主育才學堂，語嚴復等以周秦學術，嚴復遂譯赫胥黎天演論，作國聞雜誌登之，與時澆報南北相應，國中所謂維新黨者，因而日多一日，是年秋間上海亦開南洋公學（其時名師範學堂。）張敬甫作「警警警」歌，俾師生朔望謁孔歌之，亦羣目爲怪。

多聞康有爲忽潛入北京運動，朝士略有往還者，而多數皆詫爲妖異，予在天津北洋學堂教國文，十二月十七日年假入京，曾偕廉南湖，陶欣皆，同至米市胡同南海館與康談話，論當除三害，八股，洋煙，小脚，然自此以後，直至於今，予未與康氏遇見一次，可笑章炳麟之章氏文鈔中亂說我曾拜康爲師，大約章之年事太少，與世人相見又晚，彼在了西間尙非師康不可，故疑人必師康也，時人知章之名，已在庚子年，據彼自說，言在時報務館，曾揮拳擊梁啓超一掌，所以中山先生死後，段祺瑞在國務會議席上欲認孫文有提倡革命之功，席上有人偏說提倡革命，章太炎還早，然今細按年月日，中山先生乙未舉事，丙申拘入英使館，其時章太炎者何在乎。

戊戌·清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三十三歲。

先生仍居英倫。

是年康有爲大出風頭之年，即有名之戊戌政變是也，予四月前在天津，尙聞康有爲將被逐，予則因學生罵皇帝爲公奴僕，不善其說，遂南下至南洋公學爲學長，六月忽在報紙每早

見維新之上諭雪片而下，事後聞同時將禮部大堂官革職之上諭，乃康有爲在南海館用竊入者片，在反面寫好遞入，光緒照鈔，後被西后在光緒處檢得，故憤怒尤甚，禮部尙書懷塔布即居現時東廠胡同黎元洪之宅，其母係西后長親，入宮作膺受之懃，西后遂重新聽政，戮謂同等六人，八月新政告畢，梁啓超逃日本，作清議報罵西后，康有爲遂去南洋。立保皇黨，然「保中國，不保大清」，又自誇華僑信從之衆，乃「雖無土地，卻有人民」，「決不及現在之忠貞也」。

是年冬北洋學堂派六人，南洋公學，與廣方言館亦各六人，湖北武備學堂又派若干人，皆去日本，日本有中國留學生自此始，歐美除華僑與使館，偶有少數學生西去外，美之童生一百，歐之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二三十人，皆派於光緒初年，此時歐洲甚少學生在彼，故先生自傳亦云「兩年之中……時歐洲尙無留學生」也。

己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西一八九九，三十四歲。

不知在去年之末，抑本年之初，因在英倫曠廢革命之時日，故往日本，始與大養毅、富崎寅藏等相見，其時日本雖有華僑萬餘人，附和排滿革命之說者，止得百數十人，自傳云，「自己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今知先生所感痛苦，實無如當時之人心何，明明我輩亦皆直梁啓超而笑孫文，必至庚子以後乃覺悟也，但先生死時之情形，仍如曩昔，反對之者，進步黨甚於北派洋，自己之國民黨尤甚於進步黨也，先生果「大礙」乎哉，抑所謂先覺歟，止能異日論定矣。

是年梁啓超之清議報，且用日本學生打邊鼓，大吹大鬧，甚觸清廷之忌。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三十五歲。

先生前四年至日本後，即派陳少白，史堅如，鄧士良等，至香港長江處等活動，香港彙刊中國日報，長江閩粵之會黨皆并合於興中會。

秋間北方義和團起後，先生擬入粵舉事，至香港不得登岸，謀從臺灣趨惠州，亦不可得，鄧士良在惠州稱兵，初甚得手，即有名之惠州大發動也，後以無援而敗，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殉焉，旋史堅如在廣州謀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炸發不中，被擒，爲南海縣官裴景禮所殺。

去年除夕西后突命端王載漪之子，立爲大阿哥，（即太子）爲上海商人經元善等通電反對，未能即行廢立，故西后與端王皆恨新黨入骨，遷怒及於洋人，適有義和團以槍礮不能轟傷自誇，西后信之，決計使之扶清滅洋，七月攻圍東交民巷使館，遂引八國聯軍進京，西后母子遁西安，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盡燬東交民巷民居，作爲使館界，才算免卻瓜分。

義和團方起之時，八月初唐才常等至武昌舉事，爲張之洞所覺，擒殺多人，皆日本留學生，安徽之大通秦力山等響應，亦不成。

嚴復避聯軍南下至上海，開保國會，開會之日，有人當衆忽剪去其髮辮，即所謂章炳麟是也，章爲時人所知始此。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一，三十六歲。

先生居日本橫濱，其時與梁啓超同爲失敗之人，故時時相見，然議論終不能合，惟自義

和闐一起，國人恨西后者日多，唐才常舉事被戮，史堅如炸官被殺，空前之惠州革命，亦爲世人所重，自傳云，「當初次之失敗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呪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指惠州）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當時情形，千真萬確，予三月去東京，五六月間，鈕惕生偕吳祿貞，程家樞，去橫濱晤先生，我雖未以爲甚合，卻認見見亦不妨矣，及聞惕生言彼氣度如何之好，我始驚異，是年梁啓超另刊新民叢報。

冬間陶模欲設廣東大學堂及武備學堂，予與惕生同去粵，代草章程，其時胡展堂方爲嶺南報主筆，爲述史堅如何烈死，同深太息，彼亦未與先生相遇也。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二，三十七歲。

先生在日。

五月留學生入東京使館與公使蔡鈞爭鬧，予與孫道毅以擾亂治安罪名被逐歸，十一月南洋公學全體罷學，另立愛國學社。

癸卯 清光緒二十年，西一九〇三，三十八歲。

先生從日本至安南。

上海愛國社教員學生始於正月間在張園演說革命，予與蔡子民，徐競吾等，屢被巡捕房傳詢，惟每次皆言儻不藏軍火，必予保護，不聽華官捕人：然至閏五月傳章炳麟等去，遂不釋，章後在看守所函囑鄒容，龍積之到案，亦被繫，最後雖未交華官：卻分別禁西牢兩三年，時人所知之蘇報案是也，其實蘇報實際之主筆，則爲今日司法兼教育總長之章行嚴先生，

自傳言「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實未盡合，其事當別有記載，今不屢說。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西一九〇四，三十九歲。

先生又從安南去日本，旋赴檀島美洲，且去歐洲。

自傳云，「自惠州失敗後……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羣，馬福益之事，」李洪之事，吾不知其確期，馬福益則被殺在本年也。

乙巳 清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四十歲。

先生至歐洲，自傳云，「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之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歐洲再有學生，自一九〇二始，恒於一九〇三之八月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學學生數人，聞，法，比，德，皆有湖北張之洞之學生派往，）予於是乃揭發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按自傳雖接叙東京之同盟會爲第四會，然在歐所集之三會，其名仍爲與中會也，集此三會時，有一小小佳話，即在柏林之十餘人中，有王發科者湖北學生，彼加盟於中山先生之與中會後，有一滿洲學生告之曰，我將通信內國，撤汝之官費，取汝之性命，王大寤，允私隨先生至巴黎設法，至巴黎後，尋同鄉學生湯壽銘相商，湯亦新加盟，聞之色沮，遂偕王共候於先生所居之旅館外，伺先生出門，以朋友名義，直入先生之房，創其皮包，取加盟之名冊出，共趨駐法使館，向公使孫

寶琦涕泣自承，孫時號開通，乃不直湯王所爲，且恐又生倫敦使館之同樣笑話也，揮湯王隻起立，斥之曰，速返名冊於孫文，否則我當先撤爾等之官費，遲或孫文亦訴法警，將逮汝等，湯王大悟，急返先生寓，又涕泣自承創包，先生溫言慰之，後南京政府成立，先生反以海軍次長任湯，冀其不搗亂也，先生由法赴英，彼訪我寓所，爲我與中山先生相見之始，（已載猛進第三期中，惟作彼文時，誤記年月爲甲辰一九〇四，）彼雖介紹我同去康德黎家吃飯，殷殷相待，我亦口談革命，然彼未欲我加盟，且知英國學生亦無可加盟者，先生蓋灼見我等程度未到也。

夏間由美去日本，其秋則空前之同盟會，遂出現於東京，自傳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想見先生之滿意，於是空前之革命報，所謂民報亦出世，民報最有名之人物，即汪精衛，胡漢民是也，胡於一九〇三以速成師範入東京宏文學院，汪則又後一二年，由官派至東京習法政，奮革命未成功，人皆以多盡義務爲尙，故當時汪胡以少數人獨向先生多盡力，人豔稱相得之益彰，以爲學生無先生不醒，先生無汪胡不盛，迨略有基礎，實則革命尙未成功，而權利義務已夾雜縈繞，雖仍以舊同志盡向來之義務，亦有少數包圍之嫌矣，此所以古今之革命，多敗於垂成也，然反言之，以「共患難易，共富貴難」之原理播弄於人間，反革命派之容易倒敗，亦幸而其同惡之程度，也不堅強，所以少積時日，即倒敗隨之，有如昔之津呀保呀，今之安呀福呀，皆互相水火，足令他人流連慨嘆，同一理也。

當日先生在倫敦，不與予言加盟之事，想見予之頭巾氣，足以隱拒先生於千里之外，予

之入同盟會也，在是年之冬，由曹亞伯自東京來，向予提議，出盟書見示，有「奮天變書」平均地權」等語，予大笑，且作惡，揚言曰，「我輩革命，則革命耳，豈亦學康有為造作富有票之所為，」忽同座孫鴻哲徐洽語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先生亦聞其說乎，予已先書此盟書矣，予聞言大詫，頓即大悟，立書盟詞一紙給曹君，自此乃打破紳士式之觀念，至今竊笑梁啓超等之狼狽周章，無他，皆頭巾誤之而已，予今爲此言者，正因與中會同盟會印刷兩件，纒讀皆不甚高明，故不恤開罪許多朋友，亦欲讀者勿草草看過而已，先生年系亦暫止於此，因予作年系，僅欲爲與中會，同盟會，兩印刷物說其當時環境之因緣，非敢草率爲先生作年譜也。錯誤之處甚多，幸知者正之。

二

——節錄徐民所編中山先生大事年誌——

光十 一年乙酉，先生二十三歲，肄業廣州博濟醫院，是年，中法戰敗，國威大喪，先生遂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與同學豪士鄒弼臣士良交甚契，締爲三合會頭目，革命思想，因得漸輸於草野豪傑間。

光緒十二年丙戌——光緒十七年辛卯，肄業香港皇仁學校，得同志陳少白，尤少瓶，攝鶴齡。陸皓東，四人，與陳，尤，楊，往還尤密，同致力於革命之鼓吹，聞者謂爲大逆不道，或以中風病狂相視，戚友交遊，以四大寇呼之。

光緒十八年壬辰 香港醫校卒業，設醫局於澳門羊城兩地，開始運動革命。

光緒三十年甲午 中日開戰，先生以機不失，乃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糾合華僑，以圖革命，是時人心鑄鑿，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及其胞兄德彰傾家相助，其他親友贊助者不過數十人。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與鄧蔭南等返國，共策進行，欲襲取廣州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學會於羊城爲機關，先生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澹經營，籌備進取之事，事垂成矣。忽爲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支，事機乃洩，陸皓東死焉，株連二人，被捕七十餘人，先生乃與鄧弼臣，陳少白，逃亡日本。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斷髮改裝，再往檀香山，集合同志，推廣興中會，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又赴美洲，糾集華僑，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改革之任，人人有責」云云，當時華僑對於國家觀念甚淺，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

清廷恨先生刺骨，下令通緝，先生由美洲甫抵倫敦，即被中國駐英公使龔照瑛設計獲擒，英人大譁，以爲侵犯其國權，其師康德黎亦競力營救，始脫於險。

國內發行「囚賊孫文」一書，長數萬言，痛詆先生之「不道」，傳爲趙爾巽撰。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以考察歐洲政治風俗之心得，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革命後建設之標的。

光緒二十六年己亥 由歐赴日本，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頗歡迎先生，日本有華僑萬餘人，其不了解革命之意義與他處華僑無異，而日本志士先後助先生者有久原大塚山田兄弟等

數人。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國內有拳匪之亂，先生以清廷不暇南顧，乃使鄭弼臣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又使史堅如入羊城以謀響應，先生亦自潛歸，不期中途為奸人告發，船抵香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弼臣在惠州苦戰月餘，彈藥不給，事復失敗，羊城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署，不中被擒，亦遇害。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在日本宣傳主義，募集革命資金。

光緒三十年甲辰 取道檀香山赴美，是時華僑漸受革命風潮之感動，先生所至，莫不表示歡迎。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重至歐洲，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同志，組織革命團體，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德京，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法京，加盟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日京，加盟者數百人，除甘肅無留日本學生外，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先是黃興，宋教仁，因柳州失敗，逃亡日本，至是歡迎先生於東京富士樓，擬定黨綱。中國同盟會遂告成立，日本人稱此為留學界空前絕後最熱烈之盛會。

定中華民國之名稱，公布於黨員。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以同盟會黨員鼓吹之力，國內加入同盟逾萬人，清廷懼：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先生，先生乃往安南，設機關於河內，籌畫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繼又命鄧子瑞發難於惠州，亦失敗。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起兵攻防城，暗結清軍郭人漳趙伯先以為內應，會東京本部黨員烈

起風潮，購買運輸武器之計畫破壞，郭趙又失約，全軍遂敗退十萬大山，先生又親率黃克強、胡漢民及同志百餘人襲取鎮南關，佔領三要塞，握據三礮臺，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人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清廷與法政府交涉，將先生逐出安南，先生遂往星洲。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宣統元年己酉，先生以連遭失敗，安南，日本，香港，等地，皆不聽自由居處，因往美歐專籌用款，將國內一切計畫，委託黃克強，胡漢民，二人。

宣統二年庚戌，從美西返，時黃胡謀攻番禺，為清廷所敗，先生一聞敗耗，兼程西返，過日本，潛行登陸，隨為警察探悉，遂避往檳榔嶼；約黃胡來晤，商量重起計畫，衆以屢遭失敗，相視無言，先生勗勉再四，並招集當地華僑會議，以集資金，一夕之間，得八千有奇，各同志分頭勸募，數日之內，達五六萬元，先生又親赴南洋英荷各屬島，所至輒受其政府之驅逐，先生遂再赴美洲。

宣統三年辛亥，國內先生之同志日衆，黃花岡有七十二烈士之舉，清廷大恐，適武昌同志熊秉坤，蔡濟民等，揭先生之名而起義，數月之間，國內響應，先生在美聞耗，遂決意致力外交，以絕清廷之援力，首至英國，停止清廷向四國銀行之借款二萬萬元，復請制止日本援助清廷與取銷放逐令，以便回國，皆得英政府許可，乃由法東歸。

中華民國元年，各省代表開會議於南京，選舉臨時總統，共十七票，先生以十六票當選，是年二月十三日清帝溥儀退位，次日先生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四月一日，頒辭職令，繼之者為袁世凱，先生乃周遊各省，宣傳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並從事實業教育，旋任全國鐵路督辦。

民國二年——五年 袁世凱使人暗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先生起討袁義師，當時國民黨員受袁之誘惑而脫黨籍者日衆，同黨復多歧見，事遂失敗，先生乃東赴日本，解散國民黨，另組中華革命黨（即今日之國民黨）待時而動。

民國六年 重返廣州。是年六月，張勳挾黎元洪解散國會，國會議員根據約法在廣州自行集會，議決非常國會大綱，制定軍政府大綱，九月，非常國會選先生爲大元帥，先生以陸榮廷之掣肘，宣言辭職。

民國七年——九年 五月南方宣布「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綱」。選舉先生爲七總裁之一，兼交通部長，先生以軍政府仍爲桂系（陸榮廷一派）弄權之機關，即日提出辭職書，率戴天仇，朱執信等，來滬。

先生在滬，從事著述，成建國方略第一冊，創行易知難之說。

民國十年 重返廣州，時陳炯明已逐去陸榮廷，南方國會選先生爲總統，大兵由廣西北伐，以後路軍需不濟，重返廣州。

民國十一年 陳炯明忽叛，其部將葉舉等，以兵力驅先生出廣州，先生乃避居上海，是年先生數年心血所成之著述，悉被陳燬盡。

民國十二年 重返廣州，粵軍推舉爲大元帥。

民國十三年 曹錕吳佩孚既倒，段祺瑞邀先生北上，共商國事，先生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十一月，由滬遶道日本入京，先生素有肝疾，至是以積勞復發，留滯天津，入京治療。

民國十四年 以病根久伏，百藥不效，遂於三月十二日逝世，留遺囑二通，一致同志，

於民國前途，再三致意，一關於處置私產事，先生畢生事業，所留僅衣服書籍居宅而已，年六十歲，夫人宋慶齡女士，子科。

著述要目

——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戴傳賢記——

一、革命方略 此係中國革命同盟會時代先生所著，就性質者，可視為「建國大綱」之初稿者也，兩相比較，先生之進步，真無量矣，此書關於軍政，訓政，憲政時代之劃分，言之甚詳，而民國建國之大綱，亦略具規模，欲究中華民國之淵源，不可不讀也。

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刊行之革命方略，係同人雜湊而成，先生之政見采入甚少，其價值比於舊革命方略，不但百不及一，且於革命之理論實際，皆無所發明，其時予亦為編輯者之一，至今思之，惶悚萬狀，吾輩以無學之故，不能助先生成大業，而國民亦受累不淺，此罪何可追哉，後之從事於革命事業者，其以吾輩為戒，而以先生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法，則國家前途受福無量矣。

二、建國大綱 此為先生創作之大成，四十年之學問功行盡備於此矣。

三、實業計畫 此為先生數十年苦心研究實際問題之成績。

四、孫文學說 此為先生之哲學的創作，最重要之文字也。

五、民權初步 先生之著書，此為一部，即名思義，國人應有所覺悟矣。

六、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 關於民生主義，止成四講，在未講之目錄中，尙有住居

養生，送死，及民生主義結論，三民主義結論諸篇，惜無遺稿，孫夫人云，曾聞先生述其大概，嗟乎，後之學者，誰復能繼此哉。

七、軍人精神教育 此書可作先生之倫理哲學觀，實國民教育之基本原理，其價值不僅在軍事教育也。

先生爲最能創造者，於此獨一依古訓，綜其大略，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

以行之者一也。」可以盡之，此先生所以爲繼往開來之大聖，而承中國之正統思想也。

八、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演說集，

九、孫先生講演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刊行之國民叢刊第二集）

十、孫中山先生十講 軍人精神教育亦在內，但前數篇記錄，過於簡單，爲可惜耳。

十一、孫先生過日本時之言論 其中所收先生在神戶高等女學校，及東方旅館之講演，爲先生最終之演講，前者述中國文化之道德的價值，後者說明中國之國家及民族境遇，一則壯麗，二則悲哀，黃君紀錄，意義雖無遺漏，而演說之神情，則不能傳其什一，東方旅館之講演，聞者多揮淚，嗚呼，此真先生與世人告別之哀詞也，吾國民之責任深重矣。

十二、中國存亡問題 此文係朱執信先生筆述，以朱先生名義出版，英日文均有譯本，當出版時，捕房搜檢泰東書局，並欲捕朱先生，可見英人之恨此書也，執信文集未收入，予意確應入中山全集，俾研究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者，得最正確之觀念，知此者必同予意也（予所著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完全爲中山先生之意見，可作參攷材料也。）

十三、歷年之政治的宣言 此中以與中會宣言，同盟會宣言，民國六七年間關於時局之宣言

，內有主張平和統一及兵工政策者極爲重要，廣東軍政府之對外宣言，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十三年九月之北伐宣言，十一月關於時局之宣言等，爲主要文字，雖非盡爲先生所著，然先生之思想及主張，於此可知其大端，不可忽視也，以上所錄各種文字之外，尙有下數種，亦爲研究先生思想者不可不讀之文。

一、上李鴻章書

此爲研究先生少年時代政治思想之最要者，「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語，實爲先生三民主義之主要方法，可見先生之思想學問，雖最近數年乃得完成，然而其根本固已種之於少年時代矣。

盛世危言中有先生著作兩篇，但忘其篇名，昨晤陳少白先生云，一篇關於農政，他一篇待攷。

二、關於鑄幣革命之通電（民國元年）

此爲先生經濟政策之主要文字，其價值不在主張平均地權下，且理論及辦法，均爲創作，當時先生曾詳述其意見，命傅賢等筆記，每日二三小時，約六七回，因予於先生之思想，是時毫無研究，故所記者甚不遑意，惟此稿著存，亦未嘗不能爲追想之助，蓋此稿無何等記錄，足爲研究此電文之參攷也。

三、致大養毅書

此文約三萬言，爲先生親自起稿，夫人手鈔寄去，原稿現存夫人處，此爲先生亞洲復興政策之大著，非尋常書翰可比，與朱執信先生所述之中國存亡問題合觀，發明正多也。

四、民報序

此文爲先生口述，展堂先生筆記，可作研究三民主義之歷史的參考品，亦不失爲重要文字也。

五、爲星期評論申報新聞報所著之三論文

均先生自著者，所論頗涉及實際問題，不可不一讀也。

六、三十三年落花夢序

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爲日人宮崎寅藏先生所著，宮崎別號白浪滔天，國人多知之者，書中述當時革命黨人活動事頗多，其關於中山先生者亦不少，有國文譯本，中山先生所著序，不滿二百字，然澄清天下爲民立極之氣概，活躍紙上，欲知與國偉人壯年時代之抱負，不可不一讀也。

七、倫敦避難記

此書述在倫敦被使館拘留事，原文爲英文，有國文譯本，予所知者止此，少白，精衛，展堂，仲愷，諸先生，從中山先生久者，所知必較多，應以所知者告諸公衆也，（聞少白先生處尙存中山先生少年及壯年時代之書翰甚多，及日人菅，傳先生處有在檀島與中山先生筆談之記錄，其他日本舊友處先生之書翰想亦不少，如犬養木堂，頭山立雲，秋山定輔，及已成之秋山貢之諸先生，均與中山先生常有函札之往來者，他日刻中山先生之全集時，宜徵求之也，）此外先生及西文著作，當亦不少，亦有先生口述而他人筆記之者，陳友仁先生，韋玉先生，及孫夫人，皆嘗佐先生作西文記錄，宜速將各種著作函札，先列出目錄，盡力搜求，譯爲國文，俾先生之全集，得以完全無缺也。

現存孫夫人之講演記錄稿，尙未經先生審定付印者，約二十萬言，此稿不久當能由梓書之同志細校，編輯成書矣。

中國革命史

余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遂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然至於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余之從事革命，蓋已三十有七年於茲，賅括本末，臚列事實，自有待于革命史，今絜綱要述之如左。

一 革命之主義

革命之名詞，創于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以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則君主國之所以有立憲，亦革命之所賜也，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分述於左。

一，民族主義 觀中國歷史之所示，則知中國之民族，有獨立之性與能力，其與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習而與之同化，其在政治不脩及軍事廢弛之時，雖不免暫受他民族之蹂躪與宰制，然率能以力勝之，觀於蒙古宰制中國垂一百年，明太祖終能率天下豪傑，以光復中國，則知滿洲宰制中國，則中國人必終能驅除之，蓋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爲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爲以民族主義和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

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二，民權主義

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主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歐美諸國有行民主立憲者，有行君主立憲者，其在民主立憲無論矣，即在君主立憲，亦為民權漲進君權退縮之結果，不過君主遺蹟，猶未剝絕耳，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為此自學理言之者也，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惡感者，獨或可暫安于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言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巳，行民主之制，則爭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遊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如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攷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政治法律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採直接民權之制，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

三，民生主義

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

餒，乃較政治革命爲尤烈，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一顧及者，余遊歐美，見其經濟岌岌危殆之狀，彼都人士，方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因念吾國經濟組織，持較歐美，雖貧富不均之現象無是劇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質之殊也，且他日歐美經濟之影響及於我國，則此種現象，必日與俱增，故不可不爲綢繆未雨之計，由是參綜社會諸家學說，比較其得失，覺國家產業主義，尤深穩而可行，且歐美行之而焦頭爛額者，吾國行之實爲曲突徙薪，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綜上所說，則知余之革命主義內容，賅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苟明夫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余之主張，實行必要而且可行也。

一一 革命之方略

專制時代，人民之精神與身體，皆受桎梏，而不能解放，故雖有爲國民利害着想，獻身以謀革命者，國民不惟不知助之，且從而非笑與漠視之，此事之必然者，雖欲爲國民之嚮導，然獨行而無與從，雖欲爲國民之前鋒，然深入而無與繼，故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爲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爲軍政時期，第二爲訓政時期，第三爲憲政時期，第一爲破壞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以革命軍擔任打破滿洲之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等，第二爲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爲自治單位，每縣於散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

，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爲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或於三年之內，該縣自治局已能將其縣之積弊掃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過半數人民能了解三民主義，而歸順民國者，能將人口清查，戶籍釐定，警察，衛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約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辦就者，亦可立行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祇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爲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及立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爲五權憲法，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告終，第三爲建設完成時期，在此時期施以憲政，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負託於國家大會之代表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也，革命方略大要如此，果能循此行之，則不但專制餘毒，滌除淨盡，國民權利，完全確實，而國民建設之能力，亦必穩健而無虞，何致有政客之播弄，與軍人之橫行哉，故革命主義，必有待於革命方略，而後得以完全貫徹也。

三 革命之運動

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爲標的，定方略以爲歷程，集畢生之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革命事業，千頭萬緒，不可殫述，要其犖犖在此三者，分述於左。

(一) 立黨 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溷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稍衆，然士林中人，爲數猶寥寥焉，庚子以後，滿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憂時感憤負笈於歐美日本者日衆，而內地變法自強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於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爲大逆無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動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余於是揭櫫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爲號召，而中國同盟會於以成立，及重至日本東京，則留學生之加盟者，除甘肅一省未有留學生外，十七省皆與焉，自是以後，中國同盟會遂爲中國革命之中樞，分設支部於外國各處，尤以美洲及南洋爲盛，而國內各省，亦由會員分往，秘密組織機關部，於是同盟會之會員，凡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政客會黨無

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迄於辛亥，無形之心力且勿論，會員爲主義而流之血，殆遍灑於神州矣。

(二) 宣傳 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戡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爲書，尤以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爲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焉，民報成立，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正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秘密輸送於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未如之何。

(三) 起義 乙未之秋，余集同志舉事於廣州，不克，陸皓東死之，被株連而死者，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遂瘦死獄中，此爲中國革命舉義之始，庚子再舉事於惠州，所向皆捷，遂佔領新安大鵬至在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有衆萬餘人，鄧士良率之，以接濟不致而敗，同時史堅如在廣州，以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謀殲其衆，事敗，被執遇害，自後革命風潮，遂由廣東及於全國，湖南黃克強馬福益之舉事，其最著者也，及同盟會成立之翌年，歲次丙午，會員舉事於萍鄉醴陵，於是革命軍起，連年不絕，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以舉事者，則有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蓋丁未戊申兩歲之間，舉事六次，前仆後繼，音氣彌

厲，革命黨之志節與能力，遂漸爲國人所重，而徐錫麟秋瑾熊成基之舉事於長江，亦與兩廣遙相輝映焉，其奮不顧身以褫執政之魄，則有劉思復之擊李準，吳樾之擊五大臣，徐錫麟之擊恩銘，熊成基之擊載洵，汪精衛黃復生等之擊攝政王，溫生財之擊孚琦，陳敬嶽林冠慈之擊李準，李沛基等之擊鳳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氣所激發，不特敵人爲之膽落，亦足使天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矣，事勢相接，庚戌之歲，革命軍再挫於廣州，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克強率同志襲兩廣督署，死事者七十二人，皆國之俊良也，革命黨之氣勢：遂昭著於世界，是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而革命之功，於以告成，綜計諸役，革命黨人以一往直前之氣，忘身殉國，其慷慨助餉，多爲華僑，熱心宣傳，多爲學界，衝鋒破敵，則在軍隊與會黨，踔厲奮發，各盡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以上三者，爲其犖犖大者，他若外交之周旋，清廷陰謀之破壞，惟所關非細，不能盡錄，留以待諸修史。

四 辛亥之役

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擁黎元洪爲都督，各省革命黨人，不約而同，紛起以應，數月之內，光復行省十有五，遂於南京組織臨時政府，舉余爲臨時大總統，清廷命袁世凱與臨時政府議和，遂使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余乃辭職，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繼任臨時大總統焉，此一役也，爲中國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實影響於以後全體國民之禍福，不可以不深論也。

此役所得之結果，一爲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

象，二爲剷除四千餘年君王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自經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爲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爲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結果之偉大，洵足於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

然以爲此役遂足以現中華民國之實乎，則大謬不然，於何證之，以十二年來之已事證之，十二年來，所以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者，皆此役階之厲也，舉世之人，方疾首蹙額，以求其原因而不可得，余請以簡單之一語，而說明之，曰，此不行革命方略之過也，革命方略，前已言之，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此爲蕩滌舊污，促其新治，所必要之歷程，不容一缺者也，民國之所以得爲民國，胥賴於此，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視革命方略，置而不議，格而不行，於是根本錯誤，枝節橫生，民國遂無所恃以爲進行，此真可爲太息痛恨者也，今舉其害如左。

(一)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紛飾舊污，以爲新治，第三流弊，由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二) 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縣爲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使不至成爲空文也，今於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第一以縣爲

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尙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釐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爲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爲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勢顯然，臨時約法，既知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而於地方制度，付之闕如，徒沾沾於國家機關，此所謂合九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也。

(三) 訓政時期，先縣自治之成立，而後國家機關之成立，臨時約法，適得其反，其謬已不可救矣，然即以國家機關之規定論之，惟知襲取歐美三權分立之制，且以爲付重權於國會，即符主權在民之旨，曾不知國會與人民，實非同物，況無考試機關，則無以矯選舉之弊，無糾察機關，又無以分國會之權，馴至國會分子，稂莠不齊，黨齷同器，政府患國會權重，非劫以暴力，視爲魚肉，即濟以詐術，弄爲傀儡，政治無清明之望，國家無鞏固之時，且大亂易作，不可收拾。

以上所述，皆十二年之擾攘情狀，人人所共聞者，尋其本源，何莫非不行革命方略有以致之，余於臨時大總統任內，見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辭職，非得已也。

五 討袁之役

辛亥之役，以不行革命方略，遂致革命主義，無由貫徹，已如上述，在此情況之中，使當政

府之局者，爲忠於民國之人，亦無由致治，僅可得小康而已，余於袁世凱之繼任爲臨事大總統也，固嘗以小康期之，乃倡率同志，退爲在野黨，並自任經營鐵路事業，蓋以爲但使國無大故，則社會進步，亦足以間接使政治基礎，鑄於完固，如此，則民國之建設，雖稍遲滯，猶無礙也，顧袁世凱之所爲，則無一不與民國爲仇，其不軌之心，日甚一日，袁世凱之出此，天性惡戾，反覆無常，固其一端，然所以敢於爲此者，一由革命方略不行，則緣之而生之弊害，絕不能免，人見弊害如此，則執以爲黨人詭病，謂民主之制，不適於中國，而黨人亦因失其信用，一由專制之毒，深入人心，習於舊污者，視民主政治爲仇讎，伺瑕抵隙，思中傷之以爲快，羣趨重於袁世凱，將挾以爲推翻民國之具，而袁世凱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積此二者，袁世凱於是有剷除南方黨人勢力根據之計劃，有推倒民治恢復帝制之決心，於狙殺宋教仁，小試其端，於五國借款不經國會通過，更張其焰，東南討袁軍舉事太遲，反爲所噬；辛亥之役，革命軍所植於國內之勢力，遂以蕩滌無餘，及乎國會解散，約法毀棄，則反形已具，帝制自爲之心事，躍然如見矣，余乃組織中華革命黨，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而加以嚴格之訓練，以辛亥覆轍，申儆黨人，俾於革命之進行，不致徬徨歧路，自二年至於五年之間，與袁世凱奮鬥不絕，及乎洪憲宣佈，僭竊已成，蔡鑾之師，崛起雲南，西南響應，而袁世凱窮途末路，衆叛親離，卒鬱鬱以死，民國之名詞，乃得絕而復蘇。

經此一役，余以爲國人應有之覺悟，其至低限度，亦當知袁世凱式之政治，不能存在於民國之內，必澈底以剷除之也，不期國人之意識，乃無異於辛亥，辛亥之役，以爲在使清帝退位，則民國告成，謳歌太平，坐待共和幸福之降臨，此外無復餘事，所有民國一切之設施，與

舊制之更張，不特不以為必要，且以為多事，丙辰之役，以為但使袁世凱取消帝制，則民國依然無恙，其他袁世凱所留遺之制度，不妨盡規而曹隨，似袁世凱所為，除帝制外，無不宜於民國者，甚至袁世凱所毀之約法，與所解散之國會，亦須力爭，而後得以恢復，其他更無俟言，故辛亥之結果，清帝退位而止，丙辰之結果，袁世凱取消帝制而止。

六 護法之役

自民國二年至於五年，國內之革命戰事，可統名之曰討袁之役，自五年至於今，國內之革命戰事，可統名之曰護法之役，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遺留之制度，不隨以俱死，則民國之變亂，正無已時，已為常人意料所及，果也，曾不期年，而毀棄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絕如縷，復辟之變，雖旬餘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余乃不得不以護法號召天下。

夫余對於臨時約法之不滿，已如前述，則余對於此與革命方略相背馳之約法，又何為起而擁護之，此必讀者所亟欲問者也，余請鄭重以說明之，辛亥之役，余格於羣議，不獲執革命方略而見之實行，而北方將士，以袁世凱為首領，與余議和，夫北方將士與革命軍相距於漢陽，明明為反對民國者，今雖曰服從民國，安能保其心之無他，故余奉臨時約法而使之服從，蓋以服從臨時約法為服從民國之證據，余猶慮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凱宣誓遵守約法，矢忠不貳，然後許其和議，故臨時約法者，南北統一之條件，而民國所由構成也，袁世凱毀棄臨時約法，即為違背誓言，取消其服從民國之證據，不必待其帝制自為，已為民國所必不容，袁世凱死，而其所部將士，襲其故智，以取消其服從民國之證據，則其罪與袁世凱等，亦為

民國所必不容，故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使國人對於民國，無有異志也，余爲民國前途計，一方面甚望有更進步更適宜之憲法，以代臨時約法，一方面則務擁護臨時約法之尊嚴，俾國本不因以搖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奮然以一身荷護治之大任而不少撓。

護法事業，凡三波折，六年之秋，余率海軍艦隊，南去廣州，國會開非常會議，舉余爲大元帥，余乃以護法號令西南，西南將帥，雖有陰持兩端不受約束者，然於護法之名義，則崇奉不敢有異，故其時西南與北方戰，純然護法與非法戰也，及余解職去廣州，繼起之軍政府，對於護法，不能堅持，而西南諸省，因之亦生攜貳，卒至軍政府有悍然取消護法之舉，於是護法事業，幾於墮地，九年之冬，余重至廣州，翌年五月，再被選爲大總統，始重整護法之旗鼓，以北嚮中原，而奸宄竊發，進行蹉跌，北方將士，反以護法相號召，冀收統一之效，余固喜之，願以國會問題，猶未解決，護法事業，終爲有憾，然余甚願以和平方法，觀護法之完全告成也，護法之戰，前後六載，國家損失，不爲不重，人民犧牲，不爲不大，軍興既久，所在以養兵爲地方患，故余於護法事業將告結束之際，發起化兵爲工之主張以補救之，如實行此主張，於國利民福，當有所裨，否則護法之役，所得效果，惟留法不可毀之一念於國人腦中而已，較辛亥丙辰所得結果，不能有加也。

七 結論

中華革命之經過，其艱難頓挫如此，據現在以策將來，可得一結論曰，非行化兵爲工之策，不能解目前之糾紛，非行以縣爲自治單位之策，不能奠民國於苞桑，願我國人，一念斯言。

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78

124900

(43)

